

尉迟村赵树理故居(资料图)

写给赵树理先生

马明高

我现在就在这里。这里就是您的家乡，山西晋城沁水县的尉迟村。

它坐落在大山坳里一片相对平缓的山坡上，西靠大凡山和凤凰山，东有沁河水流过。这座和晋东南任何一个乡村没有多大区别的村庄，就是您的出生地和人生最后的归宿地。我回首眺望，红瓦白墙的房屋高低错落有致，嫩黄青翠的春意挤满了院落和村巷，怒放的桃花和丁香温婉了村庄的冷清。村里人说，您把尉迟村里的人和事留在书里，您把沁河两岸的人和事都写活了。您知道，变换的是沁河两岸的四季风光与风物民情，而永远不变的是土地上的人和世道人心。

村头尉迟门不远处展厅前的松柏林荫里，立着一座座书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纪念碑，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李有才板话》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《三里湾》《套不住的手》《实干家潘永福》等。真的，犹如一座又一座文学的丰碑，屹立在沁河岸边，屹立在中国北方农村的大地上，屹立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辽阔森林里。

陵园两旁松柏相间的一块块碑石上，黑白分明地镌刻着众多名人名家对您著作的赞誉。面对众多的权威和大家把您捧为“方向”和“道路”，您恐慌不安。您说：“我个人觉得有拔高的意思，怕影响不好。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，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，是个摆地摊的，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。”

那个外墙暗淡厚重的小展厅吸引着前来拜谒的人们。走进那深褐色的大门，肃穆庄重的气氛从四面缓缓散发出来。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、艰难探寻、风光岁月，引起了后生晚辈的驻足、观望、沉思、遐想。照片里的您，总是身穿棉袍，头戴毡帽，两手筒在袖子里，像乡村里会计或教师，过着极简而清淡的日子。1947年1月，一名叫杰克·贝尔登的美国记者来到边区要采访您。他说：“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，发行量非常大，稿费收入一定很可观，如果在美国，你会成为富翁的。”您说：“我的书出过多少版，我也不知道，至于版税和稿费，我没有得过，也不去讨要，我是不谈稿费的。”

《三里湾》写完之际，几家大牌出版社都来“抢”稿，但您都婉言拒绝，把稿子交给了小小的通俗文艺出版社。那些大出版社不理解，问道：“这个出版社名气小、规格低、稿费少，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给他们出版呢？”您说：“我不管这些，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。冲这一点，我就决定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送给它。至于稿酬高低，那更无所谓了，我倒是希望付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。因为稿酬低了，书的成本就低了。成本低了，书的定价也就相应地会更为便宜些。这样一来，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！”您的想法惠及了广大读者，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群众，而且激发了一些农村青年文学创作的热情。当年的陈忠实正是其中之一。《三里湾》是陈忠实平生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。读完后，他拿起笔写出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《桃园风波》。

这里是您的故居，您的祖屋。这座清朝的老院有些灰暗、苍老、落寞和斑驳。二楼的木质门扉紧闭，通向它们的楼梯亦是暗淡发黑，仿佛古书的样子，犹如历史的颜色，时光在它们身上留下传统的沟沟壑壑。其实，这些正是您喜欢的味道。您曾经在这个老院里爬上爬下，看略懂中医的父亲赵如清烧香铺灯，吃斋念佛，进进出出；迎接那烟酒不沾、葱蒜不挨的舅舅，给您讲惜字焚纸的故事；更多的是和母亲种地收粮，挑水喂猪。这里曾经充满了您的欢声笑语，您从小就喜欢八音会、民间说书、鼓词、上党梆子、民歌、民谣这些尉迟村土生土长的民间文艺。当然，这里也保存着您终生追求并向往的温馨而清简的生儿育女的生活。

您终究是一个很认真、很固执、很倔强的人，一个严格要求自己、个性鲜明的人，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，一个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的人。您把自己的创作追求归结为“老百姓喜欢看，政治上起作用”。您是识“人质直而尚义”的时务的。这是潞、泽二州地方志上的话。

我看见老院中央的那棵梧桐树，高大、修长，刺破了天空似的繁密茂盛，那么充满力量地绽开了崭新的春意，绽开了生命的不屈不挠和精神的宽阔绿荫。想起了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话：“对中国现代文学最有代表的两种影响，一种是矛盾的文学，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。在赵树理的文学中，包含了现代文学，又超越了现代文学。”是的，您作为一位融农民、革命者、知识分子于一体的作家，以中国乡村伦理为基础，创造了一种以传统文化为中心，高度融合古典文学、民间文艺、现代文学的“赵树理文学”。如今，这棵“赵树理文学”的参天大树，正在荫庇着中国文化、中国文学、中国文学一代又一代的晚生后辈。

真的，我们应该常回这里看看。因为这里会给我们许多的启发与思考。因为这里有文学之灵与做人之魂。

编织交通网的劳动者

刘继臻

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群让我感动，总有一些镜头让我记忆深刻。凌晨4点，城市还在熟睡，还在做着甜美的梦，此时地铁隧道的风正裹挟着机油味掠过检修工的工装，公交总站的第一班司机正用他们的手擦拭后视镜上的霜，铁轨旁的道岔工正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弯腰敲打一颗颗道钉，高速公路收费站岗亭里的值班人员正查验一台台过往车辆……这些瞬间，就像齿轮咬合般精准，织就了现代文明的经纬。他们的手掌纹路里藏着这个城市的脉搏，每一次扳道、每一脚刹车、每一单准时送达的快递、每一笔准确无误的收费，都是庞大交通网络上跳动的字节。

公交司机老张的方向盘已磨得发亮，30多年的线路图早已刻进他的头脑。雨天乘客鞋底的水渍浸透踏板，他悄悄铺上防滑毯；深夜末班车总为着急奔向站台的乘客多停10秒。他说：“车厢是移动的屋檐，载着人间冷暖。”

地铁检修员小王蜷缩在幽暗的检修井，在听螺栓与扳手的私语。她的工作日志写满“0.1毫米”的较真——齿轮间隙多一根发丝的误差，就可能让千万人的通勤偏离轨道。隧道里的尘土附着在她的安全帽上，见证着她日复一日对地铁安全的坚守。

货运机长杨哥驾驶银鹰在天空翱翔，当穿越雷暴区时，仪表盘闪烁的光映亮他紧绷的下颌。他运送的不只是集装箱，还有偏远地区的疫苗、灾区的帐篷。当起落架触地，塔台传来“欢迎回家”的声音时，他总会想起妻子那句：“你飞过的航线，连起来就是中国地图。”

公路道班班长大童每天带着他的小分队行走在公路沿线，哪里有坑槽，哪里有翻浆，哪里的排

水渠堵塞了，哪里的护坡下滑了，他和他的队员就进驻到哪里，挥汗在哪里。渴了，喝口瓶装水；饿了，啃块干馍馍；累了，蹲下歇一会。一年四季，周而复始，早出晚归，栉风沐雨，维护着公路的身躯，畅通着行走的动脉，保障着车辆的正常通行，护送着旅人的安全抵达。

这些普通的劳动者，他们从不说宏大的词汇，只谈论“准点率”“安全里程”“末班车等待时间”。但正是这些具体到分秒的数字，让散落的村庄连成血脉，让异乡的灯火接续亲情，让经济的齿轮永不停转，让城市乡村充满了烟火气息。

他们的劳动是沉默的史诗，他们的节奏是史诗的韵律。那一条条路，是他们写在大地上的诗行——道班工人用长满老茧的手修补每一道裂缝；那一座座桥，是他们横跨江河的琴弦——斜拉索上的养护工像音符般悬于云端；那一个个站台，是他们永不落幕的剧场——安检员的笑脸、调度员的指令、清洁工的弯腰，都是人间剧场的独白。

他们让“流动的中国”从蓝图成为具象的呼吸，他们让“遥远的距离”从想象变成现实的接触，他们让“美好的愿望”从构思生成享有的幸福。他们像蜜蜂一样，每到花开的季节，进进出出、忙忙碌碌，“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”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”。

朋友，当我们乘高铁掠过山河，当外卖软件显示“骑手距您500米”的信息，当导航提示“前方畅通”的声音，当指路牌提醒你——陡坡弯急要减速慢行时，请记住：所有的抵达，都是另一群人的出发；所有的便捷，都是有人在风雪中替你跋涉；所有的相会，都是有人为我们架起那一座



劳动者画像 小豆 作

座沟通的桥梁。正如钢轨会记住每一颗道钉的重量，公路会记住每一位养护员为他们铺上的沙石的温暖，车辆会记住每一位司机师傅为他们经常保养的爱心。时代终将镌刻这些无名者的姓名：以交通为笔，以汗水为墨，为他们写下最壮阔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；时代也定会为这些无名者谱写颂歌：以路桥为音符，以站点为节拍，为他们唱响最动情的《我们一直在路上》。

“羊博士”创业记

李生明

澳洲白羊搅拌、投放豆饼和玉米饲料。这些憨萌的外来羊种追着饲料盆走到圈外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可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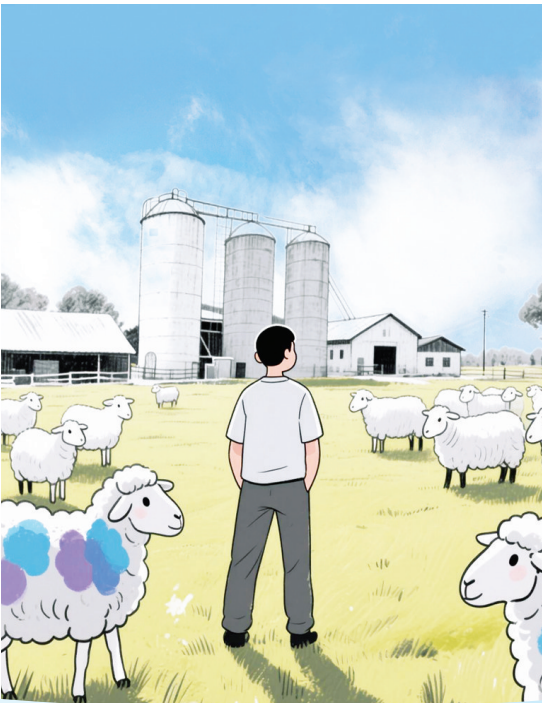
几名本地务工人员正从厢车上卸醋糟。我们上前搭话，他们纷纷夸赞：“我们的‘羊博士’可懂行了，他的口头禅，我们都跟着说溜了。‘青干草，青贮草，多草配合营养好’‘早供水，羊喝饱；勤打扫，通风好；圈不潮，疾病少’，一套一套的！”另一位农民解释，这里的饲料来自附近各村农家，以及宁化府醋厂、豆腐加工厂、果品加工厂。“羊博士”将醋糟、豆腐渣、果皮等废弃物转化为优质饲料，既营养丰富、降低成本，又带动大家增收。

这时，一位虎头虎脑的年轻人匆匆赶来，他就是30岁的郝坤杰。他刚从太原浙大校友联谊会请假回来，便立刻带我们参观。他介绍，羊在这里分类圈养，设有幼羊舍、孕羊舍、种羊舍、青年羊舍和壮年羊舍。所有羊舍通风良好，还会根据天气安排散养，让羊在野外活动筋骨。

在澳洲白羊圈旁，郝坤杰说，这是特地引进的种羊，它们皮厚、鼻孔大、个头高、脂肪多、颈部粗、耐热耐寒、抗病力强、繁殖率高，且无角不争斗，适合规模化、集约化养殖，每只价值2.5万元。走进壮年羊群大棚，许多羊听到声音抬头看向我们。羊棚中间是过道，两边是活动空间，长条形食槽里放着饲料，羊在绿色塑料格栅板上活动，粪便被自来水冲落到下面的传输带上，运出大棚。虽然养殖场目前设施还不算现代化，但这种先进的圈养模式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通过深入考察，我总结出郝坤杰打造“一只郝羊”品牌的八条核心技术与理念：一是亲自精心选种育种，比如进入怀孕羊舍的工作人员都要控制音量，防止羊群受惊；二是科学配置饲料，添加亚麻籽饼、柏籽等多种营养成分，确保羊肉产品蛋白含量超13%，不肥不膻；三是从羔羊阶段就科学饲喂，让羊4个月至8个月健康出栏；四是严格防疫，养育全程不使用饲用抗生素，出栏前12天内不使用医疗用抗生

“羊博士”的基地 小豆 作



雨中的牡丹

爱 民

谷雨的雨，是春写给人间最后一封信。当细密的雨丝斜斜掠过永祚寺的飞檐，我恰与满庭牡丹撞个满怀。这场不期而遇的雨，竟成了观赏牡丹的绝佳幕布，将永祚寺装点成一幅水墨氤氲的画卷。

雨珠顺着琉璃瓦的弧度坠落，在青石板上敲出细碎的节奏。我撑着伞，缓步踏入永祚寺，潮湿的空气里浮动着花香与泥土的气息。穿过斑驳的朱漆山门，眼前的牡丹园仿佛被施了魔法，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仙境。

初绽的牡丹在雨中格外动人。红的似火，却被雨水浇得含蓄；粉的如霞，经雨一润更添娇羞。雨滴顺着花瓣的纹理滑落，像是给牡丹戴上了晶莹的珠链。那层层叠叠的花瓣，在雨水的浸润下愈发饱满，如同少女微醺的面颊，泛着柔润的光泽。

一株紫牡丹在角落独自绽放，雨滴打在它深紫色的花瓣上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花瓣上的雨珠晶莹剔透

透，折射出七彩的光芒，仿佛将整个春天的色彩都凝聚在了这小小的水珠之中。我伸手轻触花瓣，指尖传来的是丝绸般的柔软，带着雨水的清凉。

雨越下越大，噼啪的雨声中，牡丹们却愈发精神。它们或昂首挺胸，任凭雨水冲刷；或微微低垂，似在窃窃私语。雨水顺着花枝滑落，在地面汇成小小的溪流，带着几片飘落的花瓣，缓缓流向远方。

寺中的游人渐渐稀少，只剩下寥寥几人，与我一同沉醉在这雨中牡丹的世界里。一位老者竟没打伞，伫立在花丛前，雨水打湿了他的肩头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是专注地凝视着眼前的牡丹，眼中满是欣赏与赞叹。还有一对年轻的情侣，依偎在廊下，轻声交谈，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，为这静谧的雨中的牡丹园增添了一丝温情。

雨幕中的永祚寺，古老的建筑与娇艳的牡丹相映成趣。飞檐上的铜铃在雨中轻轻摇晃，发出清脆的声

响，与雨声、风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出一曲独特的乐章。牡丹的香气在雨中愈发浓郁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，沁人心脾。

我在廊下寻得一处石凳坐下，静静地观赏着雨中的牡丹。雨水打在伞面上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，仿佛是大自然在为这满园的牡丹伴奏。看着眼前的美景，我不禁想起古人的诗句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此刻，虽不在京城，却在这永祚寺中，领略到了牡丹别样的风情。

雨渐渐小了，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牡丹花瓣上。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。微风拂过，牡丹轻轻摇曳，抖落一身的水珠，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雨后的清新与美丽。

离开永祚寺时，我的心中满是不舍。这场雨中赏牡丹的经历，让我感受到了牡丹别样的魅力。它们在雨中绽放，不惧风雨，展现出一种坚韧与优雅。这或许就是牡丹的品格，也是它们能成为花中之王的原因吧。

雨，还在细细地下着，为永祚寺增添了一份朦胧的诗意。而我，带着满心的感动与美好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雨中的永祚寺牡丹